



瑞雪丰年

◎陈顺源

## 火萎了,余温永在

◎尤灿

从微信群里看到周德芝先生病逝的消息,不觉悲从中来,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认识周德芝先生时,他已从文化局副局长和南通博物苑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主持南通文博协会的工作。

周德芝先生是个格局高、有文化情怀的干部。作为南通文博协会的领导人,他对我所做的事,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培育扶植的使命感。他托董成伟先生带信给我,让光朗堂加入文博协会团体会员,让我代表光朗堂参加文博协会的年会。

周德芝先生做事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2007年或2008年时,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还没有在民政局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他让我以团体会员单位的名义参加文博协会的年会,但不收取我文博协会团体会员的年费。这是周德芝先生培育南通文博事业发展的工作举措,对我来说是起步阶段的鼓励和认可。当时他可以让我以个人会员名义入会,但他坚持让我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参会,把尚未在民政局注册的艺术馆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这种认可和关怀,是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能走到今天的支持力度。时至今日,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成为南通环濠河博物馆联盟单位、南通博物馆群联盟

单位、南通名人馆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包含了周德芝先生的关心。

惊悉周德芝先生去世后,我去他的灵前和他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在世时,我连饭都没请他吃过一顿,而他请我吃过好多次。文博协会年会聚餐是公事,后来有几年过年,他私人请客,也叫上我,再后来他中风,在唐闸医院疗养时,我去看他。

出院后他虽没完全康复,但至少还请我吃过两次饭。最后一次他请客,应该是在2019年年初春节前夕,当时他因偏瘫,行走不太方便,我叫他不要麻烦了,他说必须来,这是一个退休老人的请求。晚上去了后,我发现认识的人很少,听对话推测这些人都是和周德芝先生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他叫上我,可能是想为我拓展一些人脉。看着周德芝先生拖着病躯说着感谢大家到来的话,我心里百感交集,也体会到他待人的挚诚和对我的无私关心。

之后疫情三年,我和他渐渐失联,后听说他住到阳光老年公寓,去年下半年,吴声和先生聊到要和陈银龙先生去看他,我说到时约我一起,但还未成行噩耗传来……

我和周德芝先生算是忘年交,是在惺惺相惜的工作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君子之交。我从没为自己的事麻烦过他,他却常主动关心我,文博协会一度是我们的业务协调单位,周德芝先生从未让我有被他管理的

感觉,他总是主动关心我。因一些事,有时去他办公室,他总要问我最近的情况,每次去都会鼓励我几句,还讲一些他的过往经历,传授他的人生经验给我,这份真心常让我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从而受到鼓舞。

昨天看到赵明远先生悼念周德芝先生的挽联,觉得总结得很好:“周全以德,殚精竭虑破阻挠,只为拆违并园、修苑建馆,蒙辱群小不改初心,百年文博首功遗后世;芝蕙之心,屈己容人重真学,但求事功官场,行知文化;交游四方提携后进,一世好人不寿问苍天!”

我特别尊敬的赵鹏先生在微信上撰文称:“他(周德芝)离苑后,同事每提及,都称他‘是个好人’,并谓:这年头,人走茶凉,甚至人未走茶就凉的事已司空见惯,还能让人怀念着,自然可以想见其为人。这‘好人’,固然有多种理解,退上好大一步,哪怕被认为是‘懦’,念在嘴上,依然是温馨的。”

周德芝先生被疫情夺去了生命,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是南通文化战线的好干部,是一心扑在南通文化事业上的优秀共产党员。虽人已离去,但他为南通文博事业作出的贡献,让后人受益无穷。

我们这座城市正是由许多如周德芝这样的无私好人,以他们的文化自觉守护,这种没有功利不求回报的无私精神,滋养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文脉。周德芝先生一路走好。

## 从此以后

◎刘白

针管再也不能滋养胃  
人间开始摇晃  
苦涩的盐  
终于夺眶而出  
从此以后  
妈妈再也不喊一声疼了  
妈妈再也不喊一声冷了  
直到寒风  
带走她最后一缕  
羽毛般的气息

妈妈曾有一头秀发

那里曾经贴着小黄花  
让镜子产生自以为是的错觉  
而今天 我用清水  
给妈妈洗最后一遍头发  
从此以后  
妈妈只肯在镜框里  
展示多年前的波浪发  
镜框以外  
于她而言  
都是隔世的事情

妈妈曾经为我操碎了心

我常常让她担惊受怕  
而今 她在相片里安静、微笑  
脸上再也没有了焦虑  
我知道  
妈妈再也记不起我了

从此以后  
我心也释然  
我再多的坎坷和苦楚  
妈妈也不会知道了  
妈妈也就不需要  
再为我焦虑了

紫琅诗会

## 奶娘

◎王海波

玉兰一瓣

在奶娘身上光用“勤劳”二字是不够的。奶娘似乎为土地而生,整天泡在田里。奶娘站在被犁过的泥土上,用铁耙敲碎一些较大的土块,待翻过边角地,一块规则又新鲜的田块摊在天光云影里,预备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

从我家到奶娘家有五十里路,奶娘住在曹埠镇胜利街。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胜利街是不是打过胜仗。奶娘说不清,但奶娘知道曹埠的由来。有一个雨天,奶娘坐在窗下做针线,好一会儿,奶娘抬起头望着窗外对我说,二总西二里处的一个埠子,因堤北边姓曹的人家多,而且出了个大人物,在山东做了大官,回来建了牌坊,修家祠、铺石街,人们围了埠子开店,因为是曹家人花的钱,所以叫“曹家埠子”。我后来翻阅一些资料,发现奶娘说得没有错。只有雨天,奶娘才闲下来,轻轻地哼着小调。奶娘悠悠的小调哄我入睡,我睡得香甜。

队里来了一个货郎,担子里有一把驳壳枪,枪由一块沉木斫雕而成,货郎在前、我在后,我拿着这枪跟了很长的路。货郎说,你跟我走,我给你枪。我动了心,走了一段,临出胜利街,我担心起来,还了那枪。奶娘不见了我,急急寻找,我听到奶娘的喊声。奶娘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对我说:“你吃我的奶水,就是我的孩子。”当时我没听懂,现在想想,奶娘是给我生命的人。

学校放假,我就去奶娘家和奶哥捉麻雀。一大清早,麻雀就在枝头,抑或是屋顶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种群居的小鸟,到哪儿都是一趟一趟的,群体意识很强。奶娘讨厌麻雀,她会用绳索将稻田、麦田团团圈住,绳间夹以红布条之类,中央扎个稻草人,麻雀停下来啄食谷物时,奶娘一拽绳索,红布抖动跳跃,再加之稻草人手中三角小红旗随风飘起,麻雀们吓得惊慌而飞。奶哥说,麻雀的窝随气候迁徙。夏季居高树丛间为多;冬季,则移农家房檐下,或是土场草堆之上。我们逮麻雀,多用弹弓、铁丝或树丫作架,拴上橡皮筋,发现目标,举弓便打。我打不到,都是奶哥打的,他打一只我去拾一只,能拾一大袋。我长这么大没吃过麻雀,奶哥打的麻雀都送人了,奶娘不许吃,奶娘说,吃了麻雀,脸上长雀斑。

奶娘屋后的小水渠边有一排杨树,我选了一棵,往上一跃,伸直双手尽量抓到树干的高处,抓紧,双臂用力把身体拉上去,拉到双臂弯曲。双手快到胸前时,迅速盘起双腿,在力所能及的高度盘紧在树干上,努力使身体不往下坠。再伸出双臂,重复刚才的运动,然后松开紧盘的双腿准备再次盘树。这一环节我总是失败,双腿一松开树干就没力气再提起来,下垂一会儿,掉下地来。奶哥一跃一跃地就到了树顶,奶娘让奶哥教我爬树,我就是学不会。

初中毕业后,我帮奶娘干农活。农村的活儿我基本都会干,难不倒我。我对曹埠印象深,不仅因为奶娘,更主要的是我在曹埠度过了美好欢乐的时光。

奶娘死时七十八岁,埋在她家屋后,每年清明我买一束花放在奶娘坟前。奶娘对我的好是无私的,不求索取与回报,可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这就是我的奶娘。